



18

灰

娜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十八度灰

娜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八度灰 / 娜力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9. 7

ISBN 978 - 7 - 5426 - 6655 - 0

I. ①十… II. ①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9443 号

十八度灰

著 者 娜 力
责任编辑 职 烨
装帧设计 陆 菁
监 制 姚 军
责任校对 王凌霄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021 - 22895540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5.5
书 号 ISBN 978 - 7 - 5426 - 6655 - 0/I · 1508
定 价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37910000

生活是场睡眠。爱情是一场梦。

——法国电影台词

秋意浓至老去。

圣诞节,九九满3岁了。

麦海伦打算重归她的“衣橱生活”。

九九——她最自信时髦的“定制单品”,看吧,她要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辣妈。每当麦海伦得意起来,就会对着穿衣镜狠命抬高右侧的肩膀,顺势扬起下巴,单单眼皮耷拉着,有点不可一世的女王意味。偏偏这身体不争气,老觉得疲倦不堪。这股意气风发的得意劲儿总支撑不了多久。

腹部酸胀感越来越明显,沉甸甸的,“卸货”都快三年了,怎么还觉得里面满满的,难道这个抓周抓了金币的九九偷偷藏了她前世的金子在妈妈身体里吗?

起初,她以为抱孩子累的,但是睡过几个囫囵觉都不见轻松,稍微吃点儿东西,肚子就会胀胀地痛,有时候,腰际的酸麻蔓延到大腿……好像月经前的严重生理反应。

不就是生过一个孩子么,这身子骨怎么像老年妇女一样了?于是,大美女麦海伦时常去照照镜子确认一下自己的模

样,担忧这美丽的身体要在浑然不觉中变得老态龙钟。就像富家翁要经常核对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深恐某一天账户显示出一个大大的零蛋。

麦海伦对自己身体的各类不适和疼痛习惯到不以为然,譬如每个身经百战的拳手都应该有一个被打断无数次的塌鼻梁一样。前些年减肥,身体上也有过类似的不适,喝醉次数多了,各种拧巴的感觉也会时不时来袭击身体,人醉了还有知觉是天底下最难受的感觉之一,就如凌迟酷刑。

她本以为自己身体的感觉就是寻常的“累大发了”。

她说给姐姐麦牧心听,姐姐捏捏自己的大腿,说感觉上她的这种累不太对劲儿。

册那,瞎担心。

她觉得姐姐对身体反应老爱大惊小怪,好像她是中南海保健医生,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的健康,从某一方面来说系国家安危于一身,于是超级懂得保养似的。

事实上,麦海伦的脸色确实很糟糕,就像夜夜笙歌从未卸妆,沉积着洗不净的疲倦和粗糙的黯淡。

麦牧心对此忧虑许久了,她下决心拽妹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寻常日子里,这个姐姐总自觉地扮演着她妈妈的角色。

有时候入戏太深,演过了头,海伦冲她嚷“你不是妈,你知道吗?”

麦牧心觉得好心成了驴肝肺,撅着嘴嚷回去:“真倒霉我先得生出来!谁跟我商量过要我当你姐姐?你以为我就那么

愿意当老大啊!”有时候演砸了,麦牧心反倒成了妹妹,使劲翻麦海伦的衣橱,找好看的衣服拿去作死地穿,撒撒气。

妹妹做了多年的时装编辑,存着不少好衣服,款式经典,耐得住年华似水,花钱打扮,妹妹乃行家里手,每一分花在衣服上的钱都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严苛考验。如果说花钱要花在刀刃上,那么麦海伦在时尚方面就是一把绝世的疾风之刃。

麦海伦做 B 超发现自己肚子里是个女孩儿的时候,沮丧得一塌糊涂,心情像烤着火的冰淇淋一样塌陷下来,她一直认为自己应当生个酷酷的小男生。于是做好 B 超回来逢人就要出气,像取经路上的悟空一样,鼻孔里的气粗得像西班牙斗牛,蹄子还在黄沙上不断刨动助力。姐姐麦牧心原本跟她像连体婴儿一样成日介黏在一起,当然是个天然大出气筒。麦牧心委屈极了,她想她如此支持这个妹妹选择“小众”生活,还换来这样不知好歹的倒行逆施。

一气之下,将妹妹因为怀孕而不能穿的珍藏衣服卷了个精光,打算一件件穿出去臭美。

当然,这段小故事的结尾就是麦牧心不得不花上一笔不菲的干洗费,好东西保养起来也得花好价钱。一块上好的草饲牛排,还得法国勃艮第的美酒才能门当户对,成本通常就是这样蹭蹭地窜上去的。

“一件中意的衣服,要在心仪的人面前穿,保养不仅仅是穿着它的时候小心呵护,清洗也要不惜成本,晾晒更要讲究,是叠着是挂着还是平铺放置,不同面料的衣服需要不同的湿度……衣橱置放的保养剂随季节更换……这样对待一件好衣

服,它才会陪伴你更久一些。”麦海伦谆谆教导,时尚话题总是让她充满自信,就像超模吉娘娘^①在维密舞台上咔咔地走台步一样。

每次这样教育牧心,海伦后面都要加上一句,“我说的一件值得这样花心思的好衣服,至少都出自山本耀司之手,懂吗?”

麦牧心不以为然——Yohji Yamamoto,不是要把每一个人都打扮成隐者或者刺客了吗?山本耀司这人,一定不喜欢人类的表情。穿他的衣服最好永远板着一张忍者似的面孔,僵尸脸有什么好看的呢?在姐姐心里,女人不就该生如夏花,穿得像花一样绚烂嘛。而海伦恨不得天天都待在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她的床单被套窗帘地毯……不是黑色就是藏青,或者,她叫什么灰,高级灰?什么什么呀。

麦牧心心想,妹妹对山本耀司的迷恋出于情绪而不是设计。那些衣服能穿吗?看看都觉得气闷。当然,这话,她不敢说给麦海伦听,不然,妹妹就要给她上课了,没日没夜地见面说短信说以及各种说……简直不让睡觉,直到你答应她,攒足能买下10件EQ:IQ^②皮衣的钱去买半件Yohji Yamamoto的连帽斗篷。

① “吉娘娘”为吉赛尔·邦辰的外号。

② 法国时装品牌。

这个事伤我的心比伤你的心还严重。

——二战期间，保加利亚人残酷对待美国军官战俘，斯大林写信给丘吉尔说了这句

检查身体之前，麦海伦已经在家宅出了青苔。

作为一本时尚杂志曾经的时装编辑，她的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时尚杂志，一页页绚烂得令很多女人眼热心跳。想想看，这姑娘有一副衣架子的的身材，有穿不完的新衣服任她挑选，往往没等穿厌，又一批新衣服来了——当然不是免费送——杂志拍大片，各类大牌的衣服随便借（不过时装编辑可以随意借穿大牌衣服这件事也是内部秘密，好比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而且永远上不了台面，所以不要宣传，舒舒坦坦地吃到肚子里面就好），商人笑脸慷慨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手已经伸到你的口袋里了。

比如杂志的美容编辑，几乎天天坐在一堆瓶瓶罐罐里编写教你如何选个好粉底，自己也一遍遍地左擦右抹，左脸颊右脸颊恨不得多长几张脸，左手背右手背恨不得自己是千手观音，自己裸肤不够用了，同事们的皮肤也要拿来借用一下，用完女同事的脸，再瞄上男同事的手背，不试验出个子丑寅卯

来,如何去叫人分辨哪一款粉底遮瑕足够厚,哪一款粉底轻薄可以不用海绵块直接手指涂均匀?由此,美好又实用的粉底多半是在男人的手背上试出来的。怪不得杂志社的男人也个个冰肌玉肤得妖娆,跟别处男人大大不同。

女人翻时尚杂志,眼睛留给文字信息只有三秒钟,没错,你只有三秒钟时间,让她作出一个你想让她作出的选择。

护肤中的精华素一靠背景二靠价格,就一个字“贵”,什么圈子的经济规律都一样。“贵”族不就是用贵的东西堆出来的一族嘛。

美容编辑的瓶瓶罐罐动辄几千元一瓶,随使用用无妨的,只要把空瓶子还给品牌公司就行,这是现代版的借珠还椐。只要他们的品牌出现在你的栏目上,美容编辑全身泡在粉底液里面他们也乐意。麦海伦这个时装编辑,弄些衣服来穿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就如以前裁缝铺家女儿总是穿得最标致,因为是活广告嘛。于是,人家女孩把钱花在衣服包包上,她则把省下的钱用来买醉。

小 Ca。

这是什么意思呢?小钙?小肝 Ca?

CT 报告单下方诊断一栏简单地写着这几个字,触目但并不惊心,最多是一些疑心而已。

难道我被怀疑是小肝钙?

这是什么病?

麦海伦拿着那张刚刚打印出来的 CT 报告单,一头雾水。

她想起自己曾经得过乙肝,可能时间久了,那部分肝区就钙化了吧……据说得过肺炎的人,肺里就有钙化点,她真希望自己猜对了。

那时候,麦海伦的生活就像堆满新衣服的换衣间,好东西一股脑在身边,再好的衣服也比不上一件新衣服的诱惑,最好的衣服永远是下一件。

衣不如新。

麦海伦从来不缺“一件新衣服”。

不断换各类新衣服,然后指点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她杂志的女人们如何去更新她们的衣橱。当然,她的文章里从来没提到过,她去重要场合穿的这些昂贵衣服是从来不花钱的。她最喜欢给的建议几乎每个换季时候都要重复一遍:

“Clear out the clutter in your wardrobe.”^①

“Be brutal!”^②

是的。她对自己异常 brutal!

她是妈妈眼里的“败家女”。如果扔得不及时,妈妈来了,这些旧货不要说出家门,连衣橱门都出不去。妈妈拦截所谓的“旧货”出门的本领就像意大利传奇门将佐夫把守球门一般,宛如铜墙铁壁。

后来,她怀孕了。

① 丢掉你衣柜里所有的衣服。

② 狠心一点!

她要这个孩子。

花 5 分钟作这个决定。

花 1 分钟决定只要孩子不要孩子爸爸。

麦海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喜欢布娃娃,在她跟姐姐们的过家家游戏里,她的“家庭成员”就是她和一个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爸爸的编制。

这个女孩发育成一个性感女人之后,她渴望的未来从来不包含丈夫,而只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说给人家听,没人信她。说给她身边的男人听,男人们哈哈大笑指摘她太花心的同时,自己也顺便春心荡漾一番。说给女人们听,女人们撇着嘴像个瓢似地说,你有那个胆量吗?即便你是梁洛施,但遇得上那个李老二吗?

麦海伦的确不曾梦想自己穿婚纱的模样,她从来不觉得穿着婚纱挽着一个男人的手在那首叮叮当当了千百年的旋律里走一遍,就可以从此浪漫下去,尤其在经历过 Rene 给的爱情之后……她还能牵谁的手呢?

麦海伦笑起来脸颊上两个又深又大的酒窝,男人看一眼便容易迷醉其中不能自拔。

这两个酒窝跟随她三十年,有关酒窝的美丽传说她却才听说没多久。

“相传人死后,过了鬼门关便上了黄泉路,路上盛开着只见花,不见叶的彼岸花。花叶生生两不见,相念相惜永相失,路尽头有一条河叫忘川河,河上有一座奈何桥。有个叫孟婆的女人守候在那里,给每个经过的路人递上一碗孟婆

汤,凡是喝过孟婆汤的人就会忘却今生今世所有的牵绊,了无牵挂地进入六道,或为仙,或为人,或为畜。孟婆汤又称忘情水,一喝便忘了前世今生。一生爱恨情仇,一世浮沉得失,都随这碗孟婆汤遗忘得干干净净。今生牵挂之人,今生痛恨之人,来生都相见不识。可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喝下孟婆汤,孟婆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但在这些人身上做了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在脸上留下的酒窝。这样的人,必须跳入忘川河,受水淹火炙的折磨等上千年才能轮回,转世之后会带着前世的记忆,带着那个酒窝寻找前世的恋人。”

在麦海伦的女儿3岁这年,她才听说这个酒窝的传说,找到了一首无限伤感的歌,歌名叫《孟婆汤》,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找到了远古的支持。

“蓦然回首,原来前生前世就注定是单身妈妈。”

她只是没搞明白,自己这身体里面的各个器官怎么也如此的一意孤行?难道她的身体在忘川河忍受的煎熬还不够吗?或者,她偷偷地溜走了,没有跳进忘川河去经受折磨,于是转世来到人间清还欠着孟婆的债?

在她远离自己的衣橱生活以后,她仍旧继续购买孩子的新衣服,让孩子延续自己的习惯和爱好。

她不喜欢问,也问不出口。

递给她报告单的检验科的那个男人,冷冷地深深地看她的那一眼,冰得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闪都闪不开,抖一抖能掉一地的碎屑。

麦海伦走出好远还在打冷颤。

回到家，妈妈拿过报告单看，看了很久。

摇了摇头。好像她习惯性的摇头。问麦海伦：“医生怎么说？”

“我拿了报告直接回家了，后天医生门诊，我再去拿给医生看吧。”麦海伦无心讨论这张报告单。

妈妈继续看，又是好一阵。没再多说，递还报告单给海伦：“收收好，跟病历本放一起吧。”

转身到厨房去，侧着头补了一句：“快去躺会，我在煮菜，要看着锅。”

妈妈慢慢关上厨房门，开始流泪，她抿着嘴，用手背按在唇上，泪水不间断地滑落，用手背都摁进了嘴里，多余的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鼻涕抹到了围裙上。为了少流泪，她不断吞咽口水，膝关节发软，瘫坐在厨房择菜凳子上。

麦海伦的妈妈干了几十年的护士，虽然早已退休，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个报告单意味着什么？因为旁边还有一个词汇：十字占位。

这是恶性肿瘤的意思。五年前，她自己不就是因为这个“十字占位”被告知得了肾癌，简写为Ca。

麦海伦慢慢从餐桌边站起来，顺手把病历本甩在餐桌上，吧嗒一声，把九九的小水杯碰倒了。海伦赶紧把病历本拾起来，亏得塑料皮还没浸湿，扯出几张面巾纸，铺在流淌出来的水上面，不够，再扯出几张，再铺上去，面巾纸变得沉甸甸的黏在桌面上……继续铺了一些在上面，海伦看着已经被控制住

的水,再次抽出报告单下意识地看看是不是湿了。

“这是 Ca……这不是钙元素符号的缩写吗?”

她折回卧室,关上门。换上暖棉家居睡衣,走到床边坐下,望着窗帘外灰色的天空。

妈妈忽然这么平静,一点儿都没啰里八嗦,这种反常让麦海伦忽然有点醒悟,这可能不是什么化学符号,这可能是那个,那个人人都怕的英文单词的简称,巨蟹座的人喜欢说自己是 crab^①,也想回避的那个字眼吗?

Cancer!

不会吧?啊?!

医生们可真含蓄啊。麦海伦感觉那个递给她报告单的男人冰冷眼神继续紧盯着她,降温降温……衣服随便怎么捂紧都不暖和,因为那寒气是从心底里面透散出来的。

冬天什么时候能来得痛快些,春天已经被挤得只剩下几天,秋天也变得又湿又暖,潮气越来越重,好像多出一个黄梅天,她几件上好的皮衣很难打理,原本想趁女儿午睡,再重新拿出来,看看哪几件适合她复出职场闪亮登场。

产后复出最好在冬天,遮肉的衣服多。

麦海伦无论如何也不会把“Cancer”跟自己的诊断书联系在一起,她倒是爱过一个巨蟹座的男人。她对那男人的思念曾经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她。

女儿胖胖的小脸,扬着下巴侧睡,浓密乌黑的睫毛蜿蜒在

① 巨蟹座的英文为 Cancer,与“癌症”的拼写一样。

饱满雪白的额头下，令人联想睁开的将会是一双如何闪亮的大眼睛，可惜是一对蒙猪眼。

睡觉时候一只手习惯伸到枕头下面，跟她爸爸的睡姿一模一样，看着这个女孩，想到那个不爱笑却唯独看到这个女儿才乐呵呵的孩子他爸，不晓得他是乐观还是客观，对女儿这双蒙猪眼，居然说：“看上去眼线蛮长的，眼睛的开合角度还可以期待一下。”

麦海伦忽然笑了。

在一块光滑的空木头上,有一个较深的孔,也许曾经是一个幼虫的洞穴,肯定不是蛀虫,因为蛀虫生下来就会不停地挖洞,这应该是一只毛毛虫……它还吃树叶。

——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

最坏的消息往往不是第一个敲门。

早上7点20分,麦牧心的手机剧烈地振动,在床头柜上引起的共振,比单纯的铃声更惊心。

是表哥阿福。

“起床了?现在可以说两句吧?”难得听到他语速这么快。

阿福说起话来呀,习惯性地吸溜鼻子,好像总是闻到什么异味,不断地吸鼻子辨别……所以说话的语速一直低于常人,偶尔着急话说快了,吸鼻子的节奏也跟着快,好像氧气不够用似的,让人听着恨不得给他套上一个氧气瓶。

“嗯嗯……”听到阿福的话,牧心好像忽然闻到医院刺鼻的酒精味儿,醒了。

妹妹拿回腹部CT报告单,麦牧心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的声音低沉沙哑得让她不敢出声问,等着,等着妈妈说:“牧

心,海伦很不好……”

那个电话之后,牧心再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睡觉的情绪没了,就像厌食症病人看到满桌美食一样加倍地意兴阑珊。当晚,她立刻联系了当医生的表哥阿福。妈妈说不要等下周医生门诊再看海伦的CT报告单,赶紧找表哥问问。这不,一大早,阿福电话回复来了。

“电脑里调出CT报告给医生看了,不太好……问题还不在于肝脏上。”

“啊?那就不是什么……小肝癌啦?”

“还不能排除,怀疑肝上的小阴影可能不是原发……今天有空吗?带海伦来做个肠镜!”

“什么?肠镜?为什么要做肠镜啊?”麦牧心跌坐在床边,顿觉胸口闷闷的,好像空腹连抽了两根香烟的感觉,烧灼,反胃。

“我拿调出的CT影像单,找了我们院里最棒的读片专家仔细读了片子的分镜,他发现肝区后侧有块阴影,那里应当是结肠部位,但是影像学不够精准,肝上的阴影也可能是淋巴瘤,不一定是恶性的……所以需要做个肠镜,进一步检查才能确诊。”

麦牧心拿着电话,听着阿福一串术语,条件反射地冒出一句,听上去也挺“术语”：“肝不是原发,就是有可能是转移过去的?”

“现在还很难判断,全部检查好再说。”阿福说这些话的时候,很笃定。“总有办法的,先别急。”这句,纯正阿福风格,